禮記章義

姜兆錫箋義

問喪第三十五

篇中凡人所問所設問以明喪義故以名篇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斯為笄斯讀為纚纚笄之誤也跣先上聲扱初洽反飲去聲食音嗣夫音扶○雞之為笄謂骨笄也斯之為纚謂韜髮紒也親始死子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無屨而空跣也深衣前襟因上衽恐踐踏履[illegible]故扱於帶又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以飲厚以食也此言始死也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

之至也悲門上祭○哭踊本有數此又在常節之外也慘悽也下之言降也本先悲哀所發亦以動體安心下氣矣發動也擊拊也即下所謂降也將踊似將跳不擗也殷殷田田擊發也此言欲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辟音闢上下皆同愴初良反愾慨同○望望瞻望之意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徨惚謂恍惚愾謂悵歎也此因歛而言其悲也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

情之實也言間下禁從大斂之勤謂從若也此言然後以存喪終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斷音段。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下放此。家室之計，謂資財之用。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禮如字。免音問。禿無髮者。傴於上。跛於上。錮滑閒。○免而袒，袒而踊，禮之次也。疾則廢禮。

哭女子擊胸傷心男子拊頓地不備禮處在其中矣○註曰將踊先袒斷袒先免此亡矣似不斷不袒不免觀其所以否者各為非一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為去聲下同○去冠則必免者雖未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惟童子本不冠故不免然為孤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矣以童子之緦考之可也禮童子不緦以其不能哀疾遠也而當室為喪主則備成人之禮而緦矣緦與免其義一也且不特緦免而已童子不杖亦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亦為之杖則其免益可知矣未冠者之免且如此况成人而冠者乎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

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苴者蒲蘇苴苴辟遁同○苴杖圓而象天竹爲之削杖方以象地削爲之或曰

桐同也齊衰同喪父也父在不敢杖削爲母喪也方氏曰服母之

喪爲父在之處則不敢以杖伏病恐其滅尊者故也亦莫逆於尊

而反不趨以示不遽者亦不欲以喪容哉

之也孝子之志以下又例杖以總申之

服問第三十六

名篇義未詳臨川吳氏曰此篇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章相類名服問者蓋設有人問喪服而遂備答之如此而記者但記其所答之詞也○按篇中凡三引傳者引傳四條爲一章次引傳凡十五條爲四章末引傳一條通釋義例爲一章凡六章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傳爲篇內並去聲○按傳曰者方氏謂此釋大傳服術有六之文也從猶隨也皇姑公子謂諸侯之妾子皇姑即謂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既沒公子爲其母大功若無嫡子則爲諸侯而公子爲父後則爲其母總麻而公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而爲皇姑期夫公子厭於君而練冠期也妻從夫而爲之期則重是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明非女君而謂皇之與女君同也有從重而輕爲妻

之父母妻爲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緦麻則輕是從重而輕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疏曰公子之外兄弟謂公子之外祖父母及從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其母之外家是無服也而妻猶從公子而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及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我服小記凡夫服小功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故知非姑之子也稱外祖父母及從母爲外兄弟者外祖父母及從母皆小功之服凡小功以下謂爲兄弟服外族故稱外兄弟也陸氏曰外家之黨謂爲外兄弟儀禮喪服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小功以下爲兄弟小功以下親不足齊也謂之兄弟其可也臨川吳氏曰經雖有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終稱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終是未許其義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故以兄弟稱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疏曰公子之妻爲其父母齊衰是有服也而公子厭於君不從妻而服妻之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且按謂公子大[illegible]之從服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亦稱傳曰者方氏謂此雖非大傳之文而亦述傳所說也母死之母謂繼母其

母謂出母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也○此節論繼母出母之黨之服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承上章亦傳文也下章放此期朞同

○此言三年喪之練後當期喪葬後之變服也制三年喪之遺樑其變服有三節在三年之喪既練而遭期之初喪則以期之麻帶易三年之葛帶以其時三年之練絰自已除首而期之麻帶又與三年之葛帶粗細正同雖易新麻亦止以包得葛故易之耳間傳爲所謂重者特輕者包是也此第一節也至三年之喪既練而遭期之初喪則一以新麻易之雖正所謂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可推矣此又一節也今三年之喪既練而期喪亦既葬則期喪亦當易麻帶爲首帶之時矣以麻葛言之未葬得以新麻易期葛而既葬則不得以新葛易麻帶以大小言之未葬得以麻同包帶葛而既葬更不得以小葛包大葛故前此雖盡變三年喪之服今役反服三年戉之故葛帶而推絰期之麻絰以服其功衰也名功衰者三年喪之練衰其升數與大功同故也此又一節也此皆男子之制若婦人蓋絰三年之故葛絰而帶期之麻帶與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此言三年之練後當大功之喪後須反服三年之故葛帶而絰大功之麻絰也若遭小功之喪則不以輕累重而未葬以前本

無變於前服矣又何反故服之可言乎言小功無變則緦可知矣詳見下文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本謂根也大功以上之喪其絰帶留麻根爲之皆謂之重服故大功初喪得以麻帶變三年之葛則期喪之得變又不待言矣此中上文大功亦如之之義也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斷音段去上聲○麻所謂深麻斷猶去也小功以下喪深麻斷本皆謂之輕服故其喪不得變三年之葛帶即葬後當三年喪之練後亦不得絰小功以下之麻絰也但其喪有事於免則亦加小功以下之絰而免後則脫去之耳此蓋但當絰必絰而既絰則去非一非為然也此中上文小功以下無變之義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音說下同○易猶變也又承上文言小功以下不變三年既練之冠惟當免時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麻絰而要自因其三年之葛帶凡所謂無變者如此是雖緦於小功小功於大功其本服輕亦不相為變矣以緦小功之麻而得變三年之葛帶哉稅亦變也方氏謂以此易彼之稅麻惟有本者得變而

故耳則澡麻斷本者亦可變乎此又申上文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而澡麻斷本者無變之道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長上聲○筭數也凡本服期之長殤中殤男子則為之降服大功婦人則為之小功本服大功之長殤中殤男子則為之降服小功婦人則為之緦九月七月五月三月其月數也凡此之殤皆得以其麻帶變三年之葛帶直至終竟殤服之月數乃還服三年之故葛帶此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由重降輕其服例殺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殤之禮故也下殤則降幼而不變又凡年十六至十九為上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而下殤則年八歲至十一耳為上文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若今降小功緦之殤麻係無本徒以無卒哭之稅而變故云非重麻也至降殺之下殤降在小功者麻亦有本喪服小記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也其麻既有本則下殤亦得變三年之葛又未可執一以例耳○此章論五服之喪相遭之變服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

君謂諸侯也外宗謂君外親之婦也疏曰外宗為君服期諸侯夫人為天子亦如之也

世子不為天子服

疏曰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故遠嫌君而不為之服但如畿外之民而已

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音泰適婦謂下亦同○夫人妻者夫人爲君適妻故兼稱也大子君之適子卽世子也適婦其妻也三者皆正適故君主其喪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曰士爲國君斬爲小君不大子則杞下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來宋蔡○庶以君之非世適夫人則羣臣服則非夫人則君服總緦臣無服僕驂服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臣服未之聞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亦有驂乘車右也然此等人從君而服君總亦總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錫衰見雜記○疏曰君爲卿大夫之斂殯服之後身服錫衰首著皮所以然其以襲事出亦如之若當大斂及殯將葬啟殯則弁絰錫衰首絰也大夫相爲亦錫衰於出當事而弁絰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又言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不繼衰以弔而往臨其喪亦得服之以有他也出則不服也○此論齊上下內外相爲之服○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如字，劉音問。說脫同。○也。君子謂公也。經重不可免，故入公門亦不免，但脫齊衰而已。此所以謂之不奪也。擯公下絻，士非公門脫齊衰與大功非絻帶從君之喪事是也。○此章言喪服不輒釋免之義，本皆傳次。末復引傳以釋之者，亦從喪服以傳釋傳之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二鄭注○引傳曰罪亦第存之意也亦通者皆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緦，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列等列相似也。○此者通言喪服相爲附比之例。

間傳第三十七

鄭氏曰：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愚按間？記言乎其間，不能以求之。服輕重相似，蓋分服之宜也。此篇所傳，乃別記服喪制其分限之詳然者如此，故以名篇。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

者也見前說○服苴與氏謂衰裳絰杖竝苴色也黃黑貌背其為之杖則竹為之狀貌苴故亦名苴也首者標表之義小記疏至痛內結必形色外貌所以衰裳絰杖俱備其色而觀惡也苴麻之有子者色若黑枲麻也色蒼黑而淺若其若枲者貌各如衰絰之色也若止者貌雖不如苴枲然亦若有所止而不肆於貌則猶有容色矣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音依○若往而不反氣絕而不續也反則微續矣聲三折為三曲偯餘聲委曲也哀容者謂哀皆從容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唯音委○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言也不言不先發言也不議不泛論事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

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與去聲 後?進其寡 則疏食之食皆嗣下

醴同餘並如字。○應氏曰溢謂滿手曰溢是也。疏食飲 也。凡食飲皆教不食而言所不食不飲皆因食飲而言 父母之喪

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期非同下放此。○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是也。疏曰孝子不忍作御酢，故先飲醴酒、食乾肉也。○此節上除也，下二節放此。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說吐活反。芐下嫁反。○倚廬、堊室見前大記。芐，蒲之可為席者，但翦之使齊，不編納其頭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

柱音主。○柱楣謂梁倚廬之木，柱之於楣，使稍寬明。

也蕭屏者蕭上戶旁兩扇屏之餘草也〇按自上文唯而不對至此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微不同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每一升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有半不言三升有半者省文也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若緦麻降正義服並用十五升去其半服輕無文也有事其縷者治其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浣治其布也蓋小功以上是生縷生布而緦麻則是熟縷生布矣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虞卒哭〇[illegible][illegible]斬衰齊衰大小功葬後皆有受服不言大小功有文也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而受服業言喪紵哭者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以下卒哭而受服也其受各以冠布之升數為衰服如斬衰三升者其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為衰而以七升為冠齊衰四升者其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為衰而以八升為冠也謂

之成布者布三升以下麤疏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也葬後男子之要絰婦人之首絰皆以葛易麻故謂之去麻服葛葛帶謂男子之要絰也首絰要絰皆用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而其帶則糾為股而股合為繩又二繩合為一繩是為三重也此皆言葬時之受服也

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縓音硯要腰同○小祥謂期年漸趨吉也然緣自練日縓淺絳日謂小祥時用練為冠而其練衣之中衣更用縓為其領緣首是時首之麻絰已除而不除者惟要之葛帶耳蓋男子除首絰而不除要帶若婦人則除要帶而不除首絰也此又言小祥之受服除服也

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此申言小祥時除麻不除葛之義而因推葬時之麻以易之絰也易謂易其所受也自本喪之去麻服葛而言謂之受自前喪之變葛服麻而言謂之易也蓋男子重首絰而輕要帶婦人重要帶而輕首絰而除服者先除重服故男子至練除首之麻絰而不除要之葛帶婦人至練除要之麻帶而不除首之葛絰也其易服者惟易輕服故男子至葬去要之麻帶服葛帶而其遭喪即以麻帶易葛帶婦人至葬去首之麻絰服葛絰而其遭喪即以麻絰易葛

經也詳見下文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纖一作綅○素縞謂縞冠素紕麻衣謂麻布深衣也白經黑緯曰纖說曰再期二十五月則服縞冠朝服除要絰而行大祥之祭矣祭畢反素縞麻衣其服較吉者哀情未忍遽除也更間一月乃冠朝服而行禫祭祭訖則纖冠素端黃裳然後常所服物無不佩也此又言祥禫之受服也○按此節錯簡當在期而小祥節之下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包之言兼特之言獨也斬衰至既練又服男子輕要已服葛帶婦人輕首已服葛絰而遭齊衰之初喪男要易齊衰之麻帶而兼包斬衰之葛帶婦首易齊衰之麻絰而兼包斬衰之葛絰是輕者包也其男子重首本有麻絰婦人要本有麻帶而今遭齊衰之初喪則男首特留其絰而不易齊衰之麻絰婦要特留其帶而不易齊衰之麻帶是重者特也大功通謂大功以上也重猶淺也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惟有要之葛帶婦人除要帶惟有首之葛絰而已而遭大功之初喪男子首絰大功之麻絰而要復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帶大功之麻帶而首復以

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皆自葛而改服乎麻也至大功殤男子首仍大功之麻絰而要則反而服練之故葛帶婦人要仍大功之絰帶而首則反而服練之故葛絰是又自麻而還服中殤也所謂麻殤重也非遂明斬衰之喪遭喪之易服也兼服之仲包殤齊衰既葬而遭大功之初喪男要亦易大功之麻殤前兼包齊衰之爲帶婦首亦易大功之麻絰而兼包齊衰之葛絰是麻葛非服之也上言輕者似下言兼服之互文也因下文麻言麻同則兼服之又中言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推之可見此又明齊衰之喪遭喪之易服也○按傳要婦人易詳而不易帶是粗乃所謂婦人不葛帶也而男子則易帶而不易葛是男子亦不葛絰也思已於喪服小記詳言之殆而詳乃謂男子服葛帶又服葛絰婦人服葛絰又服殤帶是爲殤重且又謂小功大功婦人亦葛帶也其錯釋絰傳其爲練者包正兼服之之謂皆以既葬之殺與其例表之麻相細者同衰俱兼包而自此易彼亦兼包之衰詳見前首以易輕爲問而因遭衰斬衰遭齊衰齊衰遭大功者以明相易之義其下復歷舉斬齊功之殤麻同相易者以明之不應斬遇齊爲一服齊遭功又爲一服然但殊於男無首絰婦無葛帶之制乎大功包兼服變文互稱經傳如此例者其參鄭注於兼服明言服麻亦包輕之例而又爲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詞如此例矣

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

此歷敘前喪後麻之同明其易麻兼葛以見上文輕者包之意
之也鄭氏云服問篇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
之後是大功以下不兼服也今大功以下麻同亦兼服者蓋彼據
正服言之而此指降服言之與凡除服亦於此服服問篇云殤長
中變三年之葛大三年之葛月
爲之變也其於大小功之葛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服重
卽上
文重者特也易輕卽上文輕者包也推重者特則輕者包此所以
首絰要帶服爲從服之也此又申上文之意以答前易輕之問而
結之也○臨川吳氏曰馬氏云閒傳一篇言哀者六容體聲音言
語內也飲食居處衣服外也澄謂內外哀情之發見雖情切隆而
後發然記者記前三事之在於身者但言衣之發於容體聲音言
謂而已不復言其久而漸殺也記後三事之寓於物者則除言哀
之發於飲食居處衣服矣而又繼言其漸變之節於後者在身
之漸殺者隨歲寓物之漸變者隨將除矣若稍末衣服一條則言
其服自始及末之改變再言前喪後喪之改變比飲食居處之
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衆衰正至於服故六哀之序於所重者而終
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此篇設問以明五服之通經而三年為重故以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稱其然別貴賤○人不能無群群不能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而弗可損益之制定矣弗可損者無過也弗可益者無不及也無過不及所謂大中無易之道以治親疏貴賤之節而為之奠紀也喪莫重於斬衰莫久於三年故此篇來列五服而首自重者始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斷首知復同○二十五月而畢據大祥除服而言也蓋期而大祥為二十四月計所歷為二十五月又閱一月而後禫然後吉實為二十七月也斷猶除也既練先除其首絰祥乃并除其絰也復之言變也先王禮以節哀而生乃遂矣此先聖有已有節之制以明無

可益之義而起下文也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喪去聲號平聲蹢音擲躅音逐踟音池躕音除啁音周噍音啾知去聲○此承上文未盡未忘之情以明其可損之意也此三年者特先王為之節耳若論情則鳥獸且然而況人乎是雖三年猶未盡忘而至死不窮也而可不及而損之哉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夫音扶與平聲下飾並同曾音增焉音煙○患猶害也邪淫者性如疾痛害身也其為人不知所本所以鳥獸不若而群居犯亂於此猶此明不肖者之情有難從以中制可損之意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修[illegible]飾容之節也心雖無窮則行限此則賢者之情有難遂以中非可益之意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中者所謂非可損益而無易之道也賢者俯而就則無窮之情有所抑而不肖者跂而及則不至朝死夕忘而禽獸之不若矣先王立制如此蓋無分君子小人皆當使之遵節以成文理此萬世立教之心於是釋也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期非同更不練○何以至期是問親喪除主於期之意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及父在為母之類是也注謂三年喪也否三年喪既練則男子除絰婦人除帶有四時更始之義以見親喪以此除則亦以義起也將謂何也又問何以期斷何以三年故復答以孝子加厚於親而隆之之義也由九月以下謂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三月之屬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月九月

不及期皆遞殺也不正言期者蓋喪服之期則正服義服之期可知矣此因三年之喪而明正服之制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殺去聲閒平聲○此總明上五服之制之義也閒者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閒也取象於天天道有盈虧也取法於地地道有高下也取則於人人道有親疏也和謂情之睦壹謂禮之肅蓋相與群居而情和禮壹於喪服盡之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至文本立文成文理而言至隆本加隆而言未知所由來者形其與天地相始終之意也達謂通行自天子下達故云達喪此又特申三年喪之制之義也○馬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然而世衰道微宰我學於聖門猶曰期可已矣禮之所收三年今問者豈特人疑此爲遠與故曰凡天地閒有血氣之屬至於鳥獸燕雀莫不知愛其類又況於人乎則爲此者蓋亦有爲而作也

深衣第三十九

深衣燕居之服陳注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而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此篇言其制也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越人弔練冠深衣此吉凶同也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男女同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此一節之綱也詳見下文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見音現○膚謂肌膚也此先言其長短之制也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要平聲縫去聲○此以下備即其制而析言之也猶屬也衽裳旁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其旁兩幅開而不屬惟深衣之裳用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下廣倍上而裳旁兩幅頭屬連不開其續綴之制謂之者凡衽裳後殺也衣同云旣合縫又作殘褶方便於着是合縫為[illegible][illegible]縫為制邊此鉤邊之制也要裳要也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而要縫七尺二寸縫半下而已下齊倍要是也此又要縫之制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袼音各○衣袖曰袂袖口當手處曰袪袖本當腋下

處曰袼方氏謂在胳故謂之袼也運猶轉也肘者臂中曲節也反之言襞也回也謂折也袼可運肘自其廣而言袂反詘及肘自其長而言也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袼之高下如之而人身自肩至肘約尺二寸故可回肘此袼廣之制也袂長亦如幅廣之數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為二尺三寸半又以袂幅屬於衣幅二尺二寸是合長四尺五寸半去其縫殺約猶四尺五寸也而人身自脊至肩約尺一寸又從肩至肘從肘至手約共二尺四寸合長三尺五寸故其餘尺許反詘之約可及肘此袂長之制也劉氏曰記稱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袼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餘詳見朱子家禮及衣圖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 厭於涉反髀音俾○髀髀骨脇脇骨也

人身自帶以下四尺五寸而下深衣制長三尺凡三分帶下而居其二故束帶下不可厭髀上不可厭脇惟當其間無骨之處少為近下而已此衣帶之制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圜同圓袷音劫踝華上聲齊音咨

此文者○此結上文以十二幅應規矩繩權衡之義也袷領二尺二寸從袼漸圍殺以至袪廣袪尺二寸故其圜如規也袷交領也其領相

交其閒也而其方則如矩即下文所謂抱方也負繩謂縫也踝足跟也下齊裳末緝處也衣背縫及裳縫下至於踝其直如負于繩而裳末又平如權衡也餘見上文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又即規矩繩權衡而言其義也容之言儀所以中規者欲行者猶升降揖讓爲容儀也故誤易當爲儀字之誤敬以直內義以方不是也陳氏謂行已以義則方正人以致則直志營則敬心營則訢也謂之五法者焉成請五物極至而可爲法於天下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又即規矩繩權衡而約言其義也

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相去聲○又言其制而費之也方氏曰衣服之用猶冠可文而不可武介冑可武而不可文乃端冕之餘然則深衣可文介冑之餘然則深衣可武文雖不以親朝祭而可以爲武雖非以御戰而可運籌此其用可謂弘矣制有形法不亦宜乎質布色白又何貴於故衣服之善以朝祭爲上而深衣即次之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純音準繢音會○衣緣曰純通領緣袂緣邊緣而言也繢五采文也凡言純之色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緣音祖以重言純者上言純之色下言純之數也純緣有三而袂緣邊緣廣各寸半則與領緣異矣玉藻云袷二寸是領緣之數也袖口緣為袂緣衣旁及其下緣為純邊○按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用白布為之純以繢若青曰深衣純以素曰長衣純以布曰麻衣用練為之純以纁曰練衣長衣以下若在服內又曰中衣凡卿大夫士之祭服長衣為中衣喪服則以麻衣練衣為中衣也

投壺第四十

投壺燕而因以為樂之禮大戴禮亦有此篇而文小異也陳祥此見大夫士投壺之禮

古傳皆侯射射侯投壺則兩矢亦有之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

奉謝主人曰某枉矢哨壺不正貌也嚴陵以清酒嘉肴既賜矣又重以樂

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枉上除竹七寸反樂杵洛○中者盛算之器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蹏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皆刻木為之上有圓鑿以盛筭○大夫以兕士以鹿也枉枉材不正也哨口不正也在謙辭樂賓謂與賓為歡樂也既貺謂既受賜也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同盤還同旋辟同避○拜受謂將受矢而拜也般還辟之容也所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即就兩楹閒設壺之處進設壺之處位阼階之位拜送矢送賓者因持矢授主人而主人賓拜受矢而送之於是主人進就數閒以獻投壺之遠近得反位西向而請以就南向之席也司射進度壺句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度音鐸○度者量也司射於西階上執壺之處受壺因來筭前設度而置於筵之南○算籌也投壺有三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大晚則於庭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七扶者二尺八寸九扶者三尺六寸壺則不計矢之長短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

位西階之位也反就其位取中以進而設之也算即馬也始釋
日其既立日馬賓主各四矢算如其數乃於中西東面執算而起
以告於賓主也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
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斯長以下八可告賓之詞也比射也釋算也二比必反
投者以矢本入者為順投乃名為入又賓主要更投而不可比投若凡
所而比皆不名為入而不為釋算或言入或言釋互文也正
爵正爵之爵也既行謂飲不勝者已致其罰矣既算名為者成
求之旡也凡投壺禮皆三番而止勝則立馬以表勝禮以三馬
為之成若勝未滿三而止得二即從取劣耦之一以從勝耦而
以敎三凡此三馬已亦因又罰酒於此多馬者
以致三其慶也此皆告賓之詞其告主人亦然命弦者曰請奏貍首
間若一大師曰諾
問夫聲大晉奏○此司射命奏樂以節射也
作止所間其節均平如一也大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
師樂官之長命與而對答之禮也
射坐而釋一算焉
拾發也○此正言投壺與釋算之禮也左右
左右坐右也詳實半跪也主賓席皆向南主居公

獲於右司射東面而立左右告以乂山請可遂而賓獲於右司

投於是有投人者司射乃遍而宰一算於地者宥南於左在司射

於左之北示上賓釋算之位也於左在司射之比上下左右以射

東西言者不同也賓宥於右即俟獲所南宥右北為

上射於右主宥於左即所謂下射於左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

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

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數上籌純皆全奇謂雖一此司射告賓主之詞及其數算之法也卒終也左謂主右謂賓其始告賓主之詞也二算合為一純純猶全也取謂於地上取之也算不滿純為奇奇猶虧也以奇算告謂執其餘算以告也此數算之法也曰告詞也賢猶勝也某賢於某或左賢於右或右賢於左也若干純者若備數則數以純十算則曰十純也否則為奇如此算則云四純有奇也鈞等也左右均則無賢否矣此終以算告賓主之詞也命酌

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觶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飲

觴行觴酌者勝者之弟子也命則司射命之酌者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使弟子升酌坐而奠於豐上也灌

猶飲也其不勝而當飲者亦取飲而曰賜灌賢勝者而爲尊敬之詞而其勝者亦跪而曰敬養則雖行罰猶尊敬以答之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此行慶爵之禮也直當也司射請爲勝者立馬其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而一馬從二馬以助勝者而爲樂也三馬既備請慶多馬此司射請司正也釋算既畢司射即請徹去其馬而飲無算爵也○鄭氏曰飲慶爵畢徹馬不使子弟無變○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扶作膚爲去聲夫上聲○坐謂坐上之人數算人四矢亦四扶也籌即矢也謂矢爲籌者以其爲算而名與扶爲膚者側手四指爲扶膚四寸也呂氏曰柘棘心皆堅於此或謂毋去其皮質而已此中言壺矢之屬之制也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

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幠音呼敖去 偝音背。

此又言命弟子之詞也弟子謂賓黨主黨之年稚者以其投壺時立於堂下或相褻狎故戒令之蓋魯薛同而文小異也幠亦敖也偝不正也踰他及也常爵謂常行之罰爵也浮謂罰爵之滿而浮也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長上聲冠去聲使如字。庭長即司正樂人國子之能為樂者也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而賓以義成之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為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雖投賓黨皆有弟子故辭辭令之如此則立者乃謂賓黨之童子而使者即主黨之冠者觀乃文與此又言乃所立之耦也

鼓○□○○□□○□○○□半○□○□○○○□□○□○魯鼓○□○○○□□○□○○□□○□○○□□○半○□○○○□□○薛鼓。圓者擊鼙方者擊鼓右 洞自半以下鼙七而鼓

取此魯鼓之半鼙五而鼓三此薛鼓之半通半以上鼙十三而鼓十此魯鼓之全鼙十六而鼓十二此薛鼓之全也

取半以

下爲投壺禮殺用之爲射禮取半以下投壺者投壺禮簡鼓半從而備也盡用之以射者習射節隆故詳從而降也後圖放此

魯鼓○□○○□□○○半○□○□○○◎

□○□○薛鼓○□○○○□○□○□○○□○□○◎

□○半○□○□○○○○□○其用全用半亦前圖之例也兼存二圖者存疑也疏曰記者因

魯薛擊鼓之異而圖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也然按圖首一鼓字總詞也其前圖則先圖而因以魯鼓薛鼓識之其後圖則先列魯鼓薛鼓而因以圖首之者互文也

儒行第四十一此篇亦是家語其首有孔子在衛以下凡十八句後無孔子至舍二句篇中亦小有同異而篇名謂之儒行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

鄉。丘不知儒服。與平聲少去聲上衣冠並去聲○逢猶大也鄭說大袂禪衣深則被之所覺大也章甫緇布冠名鄉猶俗也殷道也應氏曰儒名始於則當儒以道得民下則不充其道徒以服而已哀公以孔子被服成儒與俗不同故問之而孔子不以自見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數上聲更平聲○遽猝物事更代也僕謂擯相也久則僕倦當更而言詳備未得盡於是公命設席使之坐侍而言也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強上聲○待聘自充而待賈也待問待舉待取皆可貴之實○呂氏曰待聘待問二者有師道待舉待取二者有臣道先聘問後舉取所以學焉而後臣之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易去聲粥音祝○中猶正也論語正其衣冠是也方氏曰衣在其冠在首皆中於度心所職事所作皆慎其德大讓以自牧故如慢而不

欲小讓以致曲故如偽而不誠大則不可犯故如威小則不敢違
故如愧三揖而後進為難一辭而遂退為易粥粥者柔弱之狀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莊上聲齊齋同難行易並去聲一云難如字○齊難者齊莊之意難猶書所謂其難也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也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恕也惟敬與恕則怨咎寡身之從死亦以有愛而不避任事而不辭備豫之至也劉氏曰有待[illegible]以為諸[illegible]不爭小大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illegible]畜[illegible]易去聲畜音旭見音現○[illegible]仁人下有消字忠信立義多文皆言儒

遊說之河內而無欲從之慈孫之心也故舔利其時而見衆而治而食只見其不得則異而近人情之費○則子曰君子以道充為身者為害故常泰無不足而軒冕儻然金玉其重無加焉呂氏曰儒者之自為以德而施世以義起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自貴者人不得而賤也雖曰自貴以義合以勞食未始違於人而自異也方氏曰衆人之近人也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近人則異是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衆者致更守斷者短○淹謂浸漬也劫脅豫也訓恐懼也鷙蟲者鳥獸之猛擊程案量也言不為利回不為害懼其義守非勇力者所得案也斷則窮盡故不悉擬後可應變故不必豫過言由於己不憚改故不貳於過流言出於人不亢人故不極其情不備源者底不可抗不得者謀不待試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

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處上聲下同潛音閔上聲○儒者自處於數
而已可親可近可殺束之以義也不可劫不可迫不可厭辟之以
非義也淫者浸淫之狀溽者濃厚之形呂氏以其過失可微辯而
不可面數此一句負氣好勝之言於義未合儒者見義必爲聞過
而改者也可微辯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
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雖然賢且父之
況面數乎吾按此說甚正然不應假託聖言其根株至此此蓋爲
其自治之嚴但有其微不自檢之失而無大過授人指摘者與夫
過可面數者衆殺之象若儒者則義勝欲也本文恐當以是觀之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
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更平聲○鄭氏曰甲鎧也冑兜鍪也干小楯櫓大楯也呂氏曰不欺
於人人亦莫之欺不侮於人人亦莫之侮此忠信禮義猶甲冑干
櫓之可捍患也行則持仁處則守義暴政加之不變自若者滋
也○按此與首章自立五章特立十三章特立獨行文皆相似稱
謂首章以道之持用者此章以從之撰發者五章以尚之有守道
十三章以發之他先言意亦
大同小異深淺[illegible]朱之可見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竇

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并去聲○其仕承語但其為士從一步長百步為畝此蓋謂官職則方皆十步也方丈為堵環堵之室周此謂四周各一堵也篳門謂以竹織為門也圭窬謂穿牆為穴狀如圭也蓬戶謂編蓬為戶甕牖謂牖圓如甕一云以敗甕口為之也易衣更也謂不人人有衣而合家法著一衣不日日得食而數日并食一食也答如或人不答之答道合則就不合則去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比必二反信伸同思去聲○稽考也楷式也援猶引以升也推猶薦舉以進也起居猶也竟信之者身而志有必伸民有不忍忘也所謂淑身之道救世之心兼行而不悖者與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

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家語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暇見博學不窮篤行不倦此以知行而言其學也幽居不淫上通不困此以窮達而言其道也禮之體嚴而用和忠信動之緊優游川之和此以身心而言其德也愛衆而親仁體方而用圓此以物我而言其行也四者皆言寬裕之象或疑毀方似非衆大之言然按陶冶始圓後方毀圓為方合方而圓蓋涵容中未嘗無分辨也此亦皆似於宜辭之過者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何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避同○稱舉也內稱外舉見春秋傳家語積事下多不求厚祿得其志下多民賴其德何枚叫藏曰君得其志謂輔其君使志得達惟應氏曰不忘其報謂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去聲○家語無此條呂氏曰舉賢援能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則專以待友而已同其好惡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濡滯必待之同升彼雖疏遠必致之同進此其重於待天下之士

孔浴行以潔故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深行畢出上蔡○家語作上下弗知

麤作麄殘別翹與招其君之招同舉也呂氏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澡身浴德以正己也陳言而伏入告之告嘉謀而順於外也方氏曰靜而正之隱微之也麤而翹之明告之也正之攻不得然後翹之然亦義而不急為也行不必臨深相形然後斷其高文不必加少相益然後成其多德見乎外故不輕志常負故不沮其與所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所可非不必異乎己也○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沮若孔子應聘於諸侯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服猶行也博學知服博以文約以禮也近文章砥厲廉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十黍為銖八兩為錙言視之輕也規規度為作為也進退各三句為綱中四句為目[illegible][illegible]強毅皆

寬嚴之意尚寬與人則自其和平者言博學遜文章皆廣大之意抑恥砥厲廉隅則自其切近者言也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句其行本方立義句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行去聲○合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猶術也並立謂位相等久不相見謂地相隔本方者處得正立義者行得宜同則同方同術之同不同而退則其非苟同孫明矣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孫去聲○本謂根本地謂踐履也作謂發舒之意能謂動者之象四者自內達外其序如此下四者則遡就其見於外者言之也仁包四德兼百行故稱以仁而不敢自以為仁是體仁而讓善也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

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賢遺以辱則鄙反謂若相恐累去聲累去累長上聲○有司以下疑有闕文聞之如有所墜失與者不有則充者爲氣之亂謂各氣之戰行而樂故不得擬而入從不充而也恐愬累係閔病也此所言不爲貧困而不下也命謂自命方氏曰無所者之行爲儒也者之戚無貧寡各命而當以衆爲人所詬病也

孔子至舍

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行去

發○館於舍處之謂公就其館而見之也疏曰蓋言公以幣迎孔子於衛既至公館之公自館見孔子之言也謂此時方使公則而孔子對之如此篇末哀公因結之云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矣蓋其始於教其始終而此總敘其始終於未逮儒謂既至舍而又館之者其食以致養其官以治事也夫之綏儀謂說文也下無可觀之文也○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其言皆戰國時所以高世之節耳其除十有五然言意頗類多其歸不過三數語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謂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夸大以勝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愚按篇中述聖人之言辭氣多過蓋記者之失也如孫朱謂敘其門弟子言人人殊失其語意蓋多矣此亦其類也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冠義第四十三 此稱儀禮士冠禮之義也按家語有冠頌篇大戴禮亦有公符篇今記中郊特牲篇之冠義汝此冠義篇蓋析家語一篇之文而彼此互言之也自此以下冠昏射聘諸義今儀禮記亦皆截其文或謂之傳儀禮者所為此義而記家引之為篇或又謂記家有足附篇而後人引附儀禮蓋不可考其詳矣呂氏曰冠昏鄉射燕聘天下之達禮儀禮謂之禮者禮之經禮記謂之義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餘見喪服小記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冠夫然以必服備而行乃備君服以立從也容體正顏色齊辭令則令子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也如是則從之施於人者無不宜矣

而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為大故又以三者約之也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
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筮日以求吉筮賓以擇賢也呂
氏曰敬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
以為國也故為國本此以上總明冠義也○方氏曰古者大事則
卜小事則筮聖王重冠而止用筮者以其始為小教為大冠為禮
之始禮至重如而已至喪祭則
終之禮則為大事而用卜矣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
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
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
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加有成之加彌同○此乃析言其
義也阼者謂阼階下之東序也禮
主人升立於阼之東序升立於序端賛者延於東序而將冠者即
筵而冠畢也著明也阼乃主位而父老則傳之子故冠於其位以
明傳代也客位謂戶西南面之位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始加以緇布
冠再加皮弁終加爵弁為三加彌之言益也冠雖於主位又以三
加彌益尊貴而有成人之行故醮於客位而與之也不名而字亦
示優之義母與兄弟皆拜之者石梁王氏曰適長子代父承重與

祖爲正體故禮異於衆子也玄冠玄端士之齊服摯謂雉也鄉先生鄉之致仕或齒德俱高者摯見於君以下凡以重其成人也○疏曰儀禮冠於阼醮於客位適長則然若庶子不著代則冠於房外送因醮焉葉氏曰母兄弟禮拜而不次答父不可屈也衆見卿大夫鄉先生而必先若君君不可後也想拔拜于一條以母兄與爲禮推之則丁氏葉氏之說爲合而疏乃謂子冠以酒脯奠廟今持奠以見母奉拜奠非拜子也如其說蓋承其祖廟之奠耳然者冠禮片脯醮之屬皆以醴下其祭乃祭饌之禮非以祭祖且所奠者廟而所持乃脯也則拜奠非拜子之說似廟見由而所謂拜受拜送乃正重其與祖爲正體而加禮之也其義不可易矣學者詳之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

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弟少行並去聲與治並平聲○此以下又想申其義也切言之爲兄弟廣言之爲老少即前長幼之矣禮以次責行以事言嘉事猶言嘉禮呂氏曰所謂成人者

非謂其體其命冠也必加四者之禮行而考求也順之行亦也有諸己然後責諸人欲可以治人 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重大之事也呂氏曰古者昏禮自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冒有從疏有功祭祀冠命於禰廟醮醴既啟則制廟凡皆示有所尊而不敢專而冠禮凡人道之始故以為重事而尊之也孝子事親有大事必告而後行況昏則行諸廟此其義也

昏義第四十四

此篇記士昏禮之義也當合郊特牲篇之義參觀之孔疏曰謂之昏者昏禮以昏為期因以名焉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昏禮有文賁之義也天下之情敬則克親苟則易離貳以致敬所以敬而不苟也餘見郊特牲小記及冠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此總明昏禮本上義下之大義也 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

筵几於廟而拜迎於廟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重慎正昏禮也此歷舉六禮之五以明敬之義也主人謂女氏主人也雖女氏猶拜迎揖入而聽命於禰廟况壻氏之主人乎尊敬其事也方氏曰納采者納鴈為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之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其家也納徵者納幣以為證也請期者請行之期日也夫采擇自我名氏在彼故首納采次問名人謀已進則神謀決之故次納吉人神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故次請期其序如此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迎先上並去聲後皆酳音孕○此特舉六禮之一以明親之義也竟別也程子曰鴈取其不再偶也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或曰鴈漸也門絕別焉而然謝之巹壻與婦共食牢各執一片以酒而演安其義也方氏曰親迎必醮而命之非重子也重禮而已

婦質所以爲衡將授綏所以爲女怕三周者取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洗代之後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別音鼈朝音潮○此因敬愛之義而推言其所繫者大也男女夫婦以下累見郊特牲射義鄉飲義篇鄉飲酒禮八者之屬並見儀禮將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故歷舉諸禮之用而總言禮之大體以結之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

著代也見音現笲音煩○此以下皆申言婚之義也質正也昏之次日正明也贊相禮者也脯加薑桂曰段脩笲似筥以盛棗栗段脩也按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拜奠於舅席又執段脩進拜於姑席此爲贊見婦之禮見訖婦席於戶牖間贊酌醴置席前婦於階西拜受而贊於西階上拜送又拜薦脯醢此爲贊醴婦之禮婦乃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此婦祭之禮舅姑入室坐於奧婦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此婦饋之禮見舅姑故以禮言饋舅姑故以順言也厥明猶言又明日也席設室外戶內舅於阼階獻婦婦於西階拜受婦飲畢酢舅舅飲畢酬婦婦飲畢復酢姑姑奠不舉此饗婦一獻之禮降階各適燕寢也舅姑在阼階而反降自西婦在西階而反降自阼亦明其代爲主也○方氏曰阼者主人之階也子代父將爲主於外婦代姑將爲主於內故其職與冠禮同石梁王氏曰此指謂家婦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當委並去聲積

言盡之方氏曰舅姑言順家人言和者上下相接謂之順順則不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也愚按鄭斷家說言之皆和也處事辨事說言之皆理也故結以和理之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先去聲芼音冒○祖廟未毀解見文王世子言女猶於祖有服也公宮即祖廟也教者使女師教之也未毀而有服則於君為親故教于公宮既毀而無服則於君為疏故教于宗子之家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麻祭者祭其所出之祖祭以魚牲蘋藻皆水物從陰類也芼烹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

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此以下叙內及外

以經言其義之大也六官謂天地四時之官也周禮無三公以

以六官之卿攝之而三孤與六卿也先六官而後六官

者本昏禮而言亦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也舊引方氏說謂三

公與六卿謂之九卿夫三公自三公九卿自九卿也嬪御當夕之

序三夫人爲一序九嬪爲一序如其說則

爾三夫人與六宮爲九嬪乎其牽强矣

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謫謂適見皆見爲去聲○鄭氏曰謫之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樂不自

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戎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矣梁氏曰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常責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爲子者道猶父也故其卒天下爲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爲婦者道猶母也故其卒天下爲服齊衰爲父母服者報其恩也爲王與后服者報其義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此釋儀禮鄉飲酒之義也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聚會燕飲之禮也註謂州長三年大比興賢能則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亦行其禮又州長習射及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亦以屬民而飲於序則此亦飲於鄉之禮也然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亦其意也但其禮或較畧矣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

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
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
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遠去聲○此總明其尊讓絜敬之義也庠學名鄉曰庠州黨曰序
主人戒謂鄉人夫也賓爵也三揖三讓見恥義但在學與在廟異
耳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以揚之也拜至者
賓至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洗爵而升賓
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也拜受者賓受爵而拜拜送者主人送爵而
拜拜既者賓既卒爵而又拜也鄉人士謂卿大夫也士謂州長
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按疏謂士爲州長黨正謂指侯國而
言若王朝則卿大夫爲上大夫卿州長爲中大夫黨正爲下大夫
不得謂州長黨正爲士也其謂主人爲鄉大夫者
亦本鄉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爲主矣
尊於房戶之閒
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
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共上如字下供同○此以下
備即其保物及其人與地以

州之也房卯闈東房也洪之者設洗於東房之西當川之東在賓

主之間也供之者於賓也右副西也北面設尊而設玄酒在尊

西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也○儀禮鄉飲酒注曰凡

設尊之法醴尊皆於隱蔽示其儉也故士冠禮子昏禮婦

醴皆設在房內也酒尊皆於堂則盛示其文也故鄉飲鄉射特牲

少牢有司徹皆設在房戶之間也燕禮大射禮設尊在東楹西者

君尊專大惠也恐按儀禮注以質文相對為言用醴故從用酒故

文也此則以非賓主者與賓主相對為言用醴以禮子若婦而已

故在房此用酒則主賓相為禮

矣故在房戶之間而不在房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解音讀○陰陽卽後晉日月也三光謂三大辰也名見爾雅

辰之言時以天之政教所出故名也賈氏法曰立賓以象天以尊

之也立主象地以養之也陰陽輔天地者也介輔賓僎輔主象之

三光亦輔天者也三賓為衆賓之長其輔賓亦象之劉氏曰月本

學後生魄然明盛則魄不可見惟前三日之朔月方東出後

三日之朔月將西墜則明微而魄乃可見矣故識月至於三象明

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四面見下文副有三介僎之坐象春

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則辨之義僎有興入之義各從其類也

天地

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者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主身其德仁之道也賓謀其禮義之道也聖通明也謂於禮義道賓兼明也衆儀亦制由衆數大理之節體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其身之質理故曰得於身也○衆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主於尊賢而已若賓主非對則兼主於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繼四時之生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禮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

[德]之道術而後得於身則與尤得於人心之同者藝術然則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嚌齊大嚌嘗許翠爲遊夫禮○疏曰主人獻賓賓即賓祭祭薦祭人祭酒此賓敬主之禮也賓既祭酒乃俎上取肺嚌於齒此行嘗主之禮也又飲主人酒入啐於戶此此成主之禮也席末謂席西頭也凡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惟啐酒在席末又賓席先祭酒後此各取便文言之耳祭薦祭酒嚌肺皆以表敬故在席中啐酒以入口故在席末在席中是貴禮在席末是賤財啐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離席中之實盡矣故隨在西階上也呂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則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

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孝者之孝當作教。○坐者坐於堂上，立者立於堂下。陳註豆當佩教此十年但加一豆，蓋欲正齒民，飲酒正齒位之禮，而非有與賢能之飲與。射義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合諸鄉射也。孔子曰：吾觀諸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去聲。○此又引聖言，以見鄉飲之係於王道，而下七節備明其義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別彼列反。○速謂就來召請之也。貴謂賓介，賤謂眾賓也。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省作上聲，殺去聲。○隆殺謂隆賓而殺介及眾賓也。方氏曰：主人獻賓為獻，賓答主人為酢，主人又答賓為酬，此

殺於主賓之禮至於介則省酬至於眾賓則推升而受爵坐祭酒立飲酒而已故又省酢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

句

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間去聲和樂之樂音洛○入入堂下也升升堂上也謂鼓瑟之工入升堂上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既終則主人酌以獻工於是吹笙之工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則主人又酌以獻工也間者代也[illegible]代作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illegible]次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illegible]終又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也合樂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illegible]則以采蘩合之歌卷耳則以采蘋合之[illegible]以告於賓也樂備工出則[illegible]一人舉觶將以為酬[illegible]人乃立司正以監其禮也[illegible]和樂立司正則不流矣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illegible]前介無酬眾賓無能者未[illegible]也此言賓酬主主酬介介酬眾賓眾賓後行旅酬將逮沃洗者沃洗之人也必以齒是少長自貴至賤則無遺矣

降說屨升堂

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說屨同義恭同○應氏曰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徹俎後乃脫屨升堂坐燕爵無數足安燕也禮以聽政而政非始鄉飲是不廢朝夕以脩亦而飲畢猶治事是不廢夕雖至於終日猶無飲食暇若一閒若乎而哉於亂者哉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行去聲○總結上文○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此以下又申上文之屬之義也游氏曰鄉飲之屬賓先於賓主立賓主者經也次立介僎者紀也次又立三賓者參也政教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為本也不言象陰陽而言象日月者偏言其氣此言其體僎作東北象日始出介在西南象月生明北寓焉於東方祖陽氣之發

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祖猶法也洗謂盥器設於阼方皆有海所在以承海而言也方氏曰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左者本天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浩蕩曰海為物故陽氣發於東方祖而法之海水之發揚於東故洗在阼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也玄酒謂即水也一謂五齊之首之質齊也以玄酒行禮乃後王思禮所由起而教以不忘其本也必南鄉鄉讀為嚮下同○此下然後介必東鄉八句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倍藏也愁禁通○產生物發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德合天地故產萬物者聖也長養則大故為仁也禁斂之貌察嚴則之意大以假時之長養而為仁則斂以秋時之嚴明而為義矣中謂物皆藏於中成而德則於內故中為藏也要知木藏於冬而發於春仁育木根於春而大於夏盛亦貞下

也元亨利貞四德互為表裏始終之意與天子負北面南故有四德之象而凡居上臨民者亦皆體此意也 介必東鄉介

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

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此八句當在賓必南鄉之下合為一節呂氏曰天子南面而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閒也坐賓主之閒以輔之也方氏曰飲食主人所造產有萬物之象所以居東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

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

大參也 三賓亦三卿之意故為政本參即參之以三光之參方氏曰必三讓以成禮猶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必立三卿以成治者象三月以成時書曰卿士惟月此之謂也然三賓不足為政教之本故又發此以申之然兹見上文○按篇中所釋名義及所引孔子之言乃先王之化所以自鄉而推自近而遠與仁與讓之義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以此推但其中所稱法象各條間涉新巧殆非聖賢平實之言蓋漢儒之文與學者詳之

射義第四十六 此篇備論鄉射大射諸禮之義也按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蓋取諸經而發揮其意以明之，乃取射以觀德之義。諸侯之射為大射，卿大夫士之射為鄉射，其以觀德行則一也。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疏曰：言明尊卑老少，然後射以觀德行也。呂氏曰：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以禮樂，以養人之德，故先行燕與鄉飲之禮，而爲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迨思後此節與燕義首節並相儷亂燕義之首。古者周天子之官一節，當遷於此篇之首，而此節當冠於燕義及鄉飲酒義二篇之首，其各爲篇內發端甚明，而猶未正其脫誤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中行並去聲。○此首言容體比於禮也。中禮而後志正體直，志正而後持弓矢也審，體直而後持弓矢也固，故射可以觀德行也。○鄭注曰：內志正，外體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由此出也。疏曰：射的謂之正鵠者，正之言

正也欲明射者志之正也鵠者直也欲使射者體之直也是正鵠之名出自射者也呂氏曰禮射必比耦耦有上耦下耦者執弓挾矢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退亦如之其取矢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又揖其卒射而飲也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其升飲又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射苟為繁文末節以使人難行故亦以磬養人而已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依而心不安安所不安則手足不知所措放僻邪侈隨分犯上將無所不至而亂自此始矣要人讓之故當謙於繁文末節以存大於無事之時速其習之而不倦樹淫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從而非僻矣若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行乎內者微形乎外者莊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射一矢也發而不失正鵠也必樂於養其久於恭敬用志不分然後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為德何如哉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

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樂者各行其辭。○此言節比於樂也節者謂歌詩一終而發一矢以爲節也周禮射人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五節節雖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七節則三節以聽五節則一節以聽也騶虞召南篇名歲官虞山澤官呂氏曰彼茁者葭則草木遂一發五豝則鳥獸蕃于嗟乎騶虞則歸功於二官也天子志在萬物故以此爲射節而樂官備也貍首詩亡舊說曾孫侯氏以下就即其詩言諸侯與其臣以時燕會習禮故以爲射節而樂會時采蘋采蘩亦召南篇名采蘋詩言大夫妻能循法以佐先祀猶從政者能循法以修職政故卿大夫以爲射節而樂循法采蘩詩未言諸侯夫人供祀無廢職而仕者之守職亦如之故士以此爲射節而樂不失職也功成德立謂王侯卿大夫士而言射觀德行而樂觀盛德者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和則成於樂矣故德音盛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

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數音朔下同行去聲○此承上文比禮比樂之義而以天子之選諸侯卿大夫士者明之也疏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升世但以禮樂德行更於射觀之以明天子之尊義見後文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則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中與並去聲○又承上文以天子試士而行賞罰於諸侯者明之也疏曰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三年一適謂之好德又三年再適謂之賢賢又三年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射爲諸侯見後文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

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承上言諸侯之君臣識天子之制以務射也流亡謂讓國也曾孫者未始封而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是也正謂正爵也具皆也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舉然後射也御侍也燕安也羣臣燕不安處而皆侍君燕射以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此乃天子養其諸侯以修禮樂而息征伐而亦諸侯所自爲政以致燕譽而與邦家之具盛極贊美之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矍音卻相去聲賁音奮同將與並去聲○矍相地名如堵牆言衆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延進也進其來觀欲

射者也僨敗也賁讀爲奮也與爲人後謂求爲人之後也僨軍無勇士國
不忠求爲人後非孝子路言此三者皆不得入其餘乃入而入者
僅半也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
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去
者半處者半語去聲耋音垤不否同處上聲○公罔姓裘名之語
辭序姓點名揚舉也語即於旅也語之語延射故執
弓矢旅酬時將合語矣故揚觶也裘言衆人之中有幼壯而孝弟
耆耋而好禮不同乎流俗而守死善道者否乎是當在此賓位也
於是先將之入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
者又半去矣
道不亂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旄老同期僚同○由禮
九十曰旄百年曰期稱
言也年雖高而言道然所違亂也廑猶少也子路直指惡者斥之
則無此惡者自入衆與點但舉善者留之則無其善者自退求諸
僚疑點旨意審矣○此條引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
孔子之射以明觀德之義也
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舍中並去

釋○正中節文皆同之義也繹者也舍止也謂其所志謂中所當止如父志於慈而止子志於孝而止孝之類是也

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二節又承上中射侯之義也鵠者侯中之的也周禮司裘云侯用虎熊豹麋之皮為飾又方制之為準的者於侯中謂之鵠鵠小鳥難中故取名焉也以為之為謂以射為為父之鵠也餘放此射為諸侯謂有慶不得為諸侯謂有讓○方氏曰鵠一也而父子君臣異名何也各從其所志以為之鵠志之謂各繹己志也射者不特君臣父子而四者人之大倫首射為諸侯者人臣莫貴於諸侯以見雖至貴亦由射而得也朱子曰射中則得為諸侯此等語皆是當時譏議諸侯以則之辭中間若有解之說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累以此辭定非尊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

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慶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蓋謂寬閑之處近水澤爲之蓋先習而擇之也射宮卽學宮又試之也慶襃謂文謂君有慶君有讓是也此言祭此言地互文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飯食穀謂○此又承上申男子之事之義也穀祿也人臣所以先事而後祿者正以始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其可食之祿故曰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義見孟子此亦申前又志正體直之義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鄭註揖讓而升下爲句朱註揖讓而升爲句按朱義尤長從之○此又引孔子之言以明進退周旋必中禮之義也鄭註曰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也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大射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君子恭遜

不與人爭，惟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讓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正音征。夫音扶。

中去聲。○此復引孔子與詩之言，以明射以觀德而能中之義也。郊特牲：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中言其與樂節相應而無有失，唯賢者中和在躬，乃能之，而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爵，射爵也。言酒所以養老，今求免於爵者，不敢當養也。蓋亦以其所謂辭中之養也。

燕義第四十七

此篇說儀禮燕禮之義也。蓋鄉飲酒行於燕，燕禮行於朝。行於鄉者，尊以鄉老、鄉大夫之爵而射爵者，老之爵與之。行於朝者，尊以諸侯而鄉大夫之爵與之位，見其服。小記次注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

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治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上卒字周禮作倅音翠別音義大子

之大晉蔡非正之正晉征○斷于官郎屬旅肖諸子之職也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別禮作倅國子之倅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交庶子貴嫡長以下凡嫡子妾子之總稱庶之當家孫亦眾也從削也庶子周禮謂之諸子亦謂之祭于而其職于於諸謀鄉大夫士有謂職之義故又謂之倅也戒令謂防以征役教於雜糙以道從弟者貴賤六等關于雜未命父將即其等也位者上下之位則廷位以周學校位以齒也大非郎則禮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之節百人爲卒伍人爲伍司馬弗正以統於太子故也凡國之政事如羽籥宿衛守國之類倅謂之游者無職事者之稱凡政事必學樂成者乃任之否則存而教謂之游使優游以成德達材而已令之言聚也蓋則聚太學而教之學秋則聚射宮而教之射凡以考其道藝而爲之進退也○呂氏曰燕禮主人獻庶子於

阼階之上。又前則庶子執俎於阼階。故此篇四俱庶子官而并明所以建官之義。愚按呂說似核。然味文義。終不甚協。按此節與射義篇首古者諸侯之射節篇互備。詳見射義及本篇第五節。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 大夫皆少進。句 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爾去聲。爾、邇同。適、敵同。○爾、近也。進、前也。定位、統君卿大夫而言也。居主位。則對賓位。爲主賓矣。莫敢適之義。則明其爲主賓。而不純於主賓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末爲宰夫祭。○此及下節申上文爲主賓而不純於主賓之義也。宰夫、周禮下大夫。主膳食之官。以君尊莫敢抗禮。使代以獻賓而爲主。此以曲全其爲主也。公卿尊近於君。復以爲賓。則近嫌偪上。若大夫位卑。雖晉尊爲賓。而無所疑。此以曲全其爲賓也。○方氏曰。曰疑。又曰嫌者。疑未至於嫌也。特明嫌之義而已。

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

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賓入中宴指大夫為賓而宰胥薦賓也舉旅於賓兼大夫士而親言賓也蓋先是宰夫代君行獻於賓矣至是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取以酬賓賓乃於西階上以序勸卿大夫士飲酒而舉觶酬之禮也君所賜爵謂特膳之爵也二者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君命小臣辭賓乃升再拜稽首而成拜也揚氏曰燕禮皆使宰夫為獻主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舉觶西階以酬賓可不謂君臣分嚴而情親使宰夫為獻主以嚴其分今舉觶酬賓者非君答則以通其情也諺云不言君[illegible]於西階上及君及位者尊君公共交也此又所以嚴分也

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以道道之之道導同○正道謂分田

制。此之際後上下二字謂君臣先言平日臣忠君君導下之道以明臣僚拜而君答拜之意而後則因君臣而及君臣也而實承二者而言而以君臣爲主故以君臣結之以此結謂而推明燕義觴爵與此觴爵之互相發明矣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此終言舉旅於上賓之禮也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東小卿在賓席西皆南面東上遂相當大夫是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上庶子受獻於阼階上皆退立於阼階下是以次就位於下也旅酬之禮下大夫媵觚於君君取以酬賓賓即自行酬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大夫士以至庶不舉庶子則君不舉酬而庶子亦不自行旅酬矣此獻皆宰夫獻之卿舉酬皆君自爲之大夫士舉之等差謂品物至大夫多寡之數或因其等而差燕禮不具載君膳數多不可考矣

聘義第四十八

此釋儀禮聘禮之義也呂氏曰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

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者鄰國交聘之禮而此稱之也篇末則玉一條當別為一章家語與此辭則移序繼次為篇可見石渠王氏曰此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附此篇也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節言聘禮介數之義也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禮下於君二等上公介當九人其卿行聘則七介也侯伯子男放此呂氏曰古者行必有介介之言副以輔行禮者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此以下言始聘相接之節也紹之言繼其位相承繼也禮尚君相則用擯介所命主國之上擯受主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紹擯紹擯傳與賓之末介由是末介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乃傳與賓賓致國鄉命至主亦如之謂之交擯若卿行聘則擯介不交擯謂之旅擯擯將卿自傳本君之命於主擯而已錄綱徹道質正也君子總謂賓主也於所敬者不敢正目相視故設擯介相傳以致其敬而主擯亦同

此意也凡傳命必由擯介此言介不言擯後言擯不言介皆互文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傳命謂傳君命也賓在大門外見主君故揖待以客禮故不敢當而三讓乃傳命既傳命延入大門至廟門將欲入廟又不敢當而三讓乃入廟門也初入廟一揖當階又揖當碑又揖為三揖既至階三讓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先升賓乃升也按聘禮不言三讓傳命三讓入廟者文異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竟境同勞去聲○勞之亦然用束帛勞之近郊也拜君命之辱所謂拜貺也士大夫迎勞君拜迎與廟受與拜貺凡皆敬也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總結上文也侵陵即侵外不侵內不陵也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覿音狄食音嗣○此又言如聘以及既聘相接之義也承擯承上擯也紹

私覿承擯也醴者聘畢而主君親執醴以禮之也此皆言君盡禮於賓者也私面者私以禮物面其卿大夫私覿者私以禮物覿其主君也此言賓以禮自盡也致饔餼者牲殺曰饔生曰餼介就館而圭君使卿致賄也還圭者就圭璋爲信至君受之而今使卿還之也賄贈者財用束紡則今之綃也饗食燕者饗禮食禮在廟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此又言君盡禮於賓也○呂氏曰擯者主君所使接賓猶賓之有介也周禮大宗伯之職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是卿爲上擯也小行人之職諸侯入王則爲承而擯是大夫爲承擯也士職卑承之以紹事而已是士爲紹擯也使臣之義則致君臣之敬於主君主君之義則致尊客之敬於使臣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則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此使者並失禮○此總結其義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誤之言錯謬禮節錯誤也呂氏曰上下不交則天下無形人道所以不能不交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相交以修好相敬以全交其相交也必於疏數之中其相敬也必

長之川然後仁達禮行外則四鄰交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illegible]義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養人於無形之際多為升降之文輯睦之節賓主有司有不可勝行之多而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懈也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屈下而恥於失禮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忠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不亂也射聘二禮之義決于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同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此下二節又申始終相接之義以結之也聘禮君用圭夫人用璋享禮君束帛加璧夫人加琮及禮以其交錯琮與帛而還圭璋者崇璋以行禮故重之而不敢受璧琮與幣以行財故輕之而不必還也民見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遠利而有恥故民作讓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

之所以明也聚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爾故君忝乘去幾○此既行也入始入也稍如用禮道人委積之發謂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入與出賓显次餼遣而致於舍也芝牲儀為一牢五牢陳於內謂任一牢在附內階腥二牢在俯東腥像二牢在術門內西也葉質并刈日禾供禾倍其數也米車設於門來不車設於門西新以供狀而從米物以食馬而從禾此四物則陳於外也乘食乘行之食雁芻之周也岸為賓也均積皆也周禮宰客國新殺殺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救設殺在野在外救禮數古之用財於節者從隆從殺不能一皆如此然而先王制禮則必如此其厚者是非以美設為正欲備盡於禮而止亂源也後下不陵上外不侵內非敬亦以盡禮而能然故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

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

所難而君子行之

故利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莫暮同齊莊之齊讀同解懈同長上聲○此又說聘射聘之義以總結之也謂之有行即所謂貴其行禮也行不以禮雖有所行不謂之有行矣有行之謂有義所謂義以其所以行之也有義之謂勇敢所謂勇而無義為亂也呂氏曰節文之多雖聘射禮為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苦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

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陳而教化行矣此因所以安也○疏曰以親父子和長幼此謂鄉射之前鄉飲酒之禮有齒大父族之事故云也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故此總結之也酒清有旅之風燕禮與鄉飲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如此至設屢升生後乃盡獻飲食矣長樂陳氏曰鄉禮射禮皆養諸侯而兵不用然又言有事則用於戰勝何也蓋先王之禮可以杜亂而不能必其不亂者天也非人也任人者不可不修在天者則附之而已故用之戰勝亦至於無敵也愚按疏說以射包燕與鄉飲之禮其說最淺而呂氏又謂聘禮既聘享覿禮禮賓而已無所謂酒清肉乾也特其節文與射等而對言之耳今考聘後有饗食燕之禮猶射而有燕與鄉飲之禮皆相包之詞也然則呂說殆未盡與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

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瑕音氏爲大帶與不揜大音扶劌音憸如大帶劌音貫隊墜同瀰扇同○縝音似玉者璣也緒言系也栗堅貌猶言有則也劌傷也猶言和義也越揚也詘止說樂記止如槀木瑕病瑜美也美惡不相掩也孚尹陳氏謂正也達加遂陽應達潤澤之達川玉氣無非達也虹爲天氣山川爲地脈特圓也聘禮執圭璋特達不加餘幣也莫不貴天下共山之也詩秦風小戎之篇○馬氏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琬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辨行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時珠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達於天也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用其達於德與道也餘見篇首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

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曾晉杳夫晉孫抑夫禮○禮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成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殊人情以別除哀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爲然故曰凡也吉凶異道以下如此以文禮中之四制即謂恩理節權不其言凝天地有文也蓋四時法陰陽則人情順而天地不待言矣

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爲夫祭下同○門內之服皆恩制斷言父者來其重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五服各有義服皆爲義制禰言君者亦來重也斧栽斷絕也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故恩掩義也有君之喪不敢服私恩義斷恩也資稱用也人臣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敬同而服同乃貴貴尊尊之大義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

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
明持同下並放此。毀容
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也此所謂猶言如其抱動
傷生之謂也。三日而食粥，虞祭而沐浴，小祥而受練，大祥而鼓琴。
衰破而不補，墳墓成而不培，凡此不以哀毀疑死而漸示民以
有終也。故
謂之節制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
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此又
節恩制而制爵之也。愛母如父者主於恩，仰父如君者推於
義而守節以遂權，亦在其中矣。故此條不言制而制皆備也。杖者
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
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
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
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

鄭爵實反又作暫反依於上經被波上經○子者王侯世子居
也業未印位之綱也王侯若大夫士其從臣其病深故杖各以爵
校此門下文之杖起杖起二者起也或曰擯主者喪服傳無爵而
杖者何擯至也擯假也謂大夫士之嫡長雖無爵而杖其為主故
設尸杖也或曰輔病者喪服傳非王而杖者何輔病也謂王侯大
六十之衆子雖非至而皆杖是輔其病也不能病者以未成人之
諸八佐前于不能成諸也婦人成人則杖若未成人則否未成人
介秭松人者豬言大夫婦人之長為也官備物具不假言而異事
待者謂王侯白必喪及其世子居王侯之喪也以病深雖杖不起
故又須人扶也必待言而后事行者謂大夫士居謂喪及居君喪
也不許皆病故須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而后行者謂喪人
怀災也其身不可許病故杖雖讓輯而不扶但面有垢不面已髽
于其之服貴賤皆同而病不得一故也禿者不髮故男不免女不
髮假諸粉辦故男不淵跛者廟甚故男若女不斷老若病身為故
皆不止酒肉也八者王飲杖且扶而起大夫士杖而起庶二條特
言有爵長杖之近其外主人爵王而杖衆子輔病而杖童婦不減
礙不杖及廢人勞悴亦不杖斯四條通言不必有許而杖杖及凡
不用杖者之安又其外禿傴跛各不備廢老若病不杞養斯二條
則又因杖而輔言之也凡此
皆權制也俗註八者預失之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

年憂恤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殺去聲○哀剝者哀其恩也自不忍至此其哀殺發此中庸三年喪恩制節制之義而未稱古賢王以賢之也○鄭氏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復扶又反○慈良猶言惻隱也君不言即行其百物備不言而事行也臣下則必言而后行但不文其言辭承此又申上文之意耳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

及樂此又通言五服之制以見三年喪之尤重也說見別傳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菅音姦比必二反知去聲強上聲弟弟下去聲○此又承上文而終其三年喪之制以深致人之哀也比及也自三日食粥之時成服至三月而沐交服此一節也至十二月而練交練服又一節也至三年而祥除服又一節也以盡愛知以終喪強以守志此仁知勇之三德也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而五德備矣若所行者禮義而所以行者知仁勇也先王制爲定於四制而行于禮成於五德此其理不可混而不可缺而相爲長喪婦終者盡如此而凡孝子弟弟貞婦皆於此而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內之治而不及門外者蓋門內多則父母之喪而恩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者故也百行皆本於孝而彝倫攸敘矣不於是焉致之學者可不盡心乎